

2019年意大利叙事文学:

流动中的历史与个人

□魏怡



里亚斯特的街道和美国西部之间的,跨越多个时代、社会和人种的史诗。作品中涉及的独裁、战争、滥用职权、种族灭绝、憎恨与复仇,尤其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人面临的身份、语言和种族的危机,民族身份边界的不断移动等诸多问题,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作者的祖辈、父辈与同龄人——娓娓道来,从而使所有问题的诠释具体化,并为作品增加了人性的温度。

这种国际化还体现在作品的题材和发生的地点并不局限于意大利。维奥拉·迪·格拉多(Viola Di Grado)的小说《天火》(Fuoco al cielo)就发生在一个“神秘的城市”,位于慕留莫夫与西伯利亚交接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地方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爆炸的中心,几十年以前就在地图上消失了,是一个“神秘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禁止出去并与外界接触。故事来源于一则轰动世界的新闻,讲述一种无处不在的“恶”。这座“神秘之城”不仅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破坏性场所,还是所有关系中私密和危险的结合。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仅仅是一句话,或者一段时间的沉默,就会使一切坍塌,或者将它永远拯救。生与死、爱情与恐惧、现实与幻想,在这个病态的角落里记忆。女教师塔马拉在那个村庄里出生和成长,习惯性地认为任何事情都注定要被传染并迅速变质。她担心孩子们会感染,不允许他们到受到辐射的河边去玩。男主人公弗拉迪米尔也来到这个村庄,为的是照顾这些被抛弃的人。二人的相遇催生了一种病态而彻底的爱情。在地球上那个辐射最强的地方,在充满毒素的自然废墟中,它点燃了拯救之光,却没有结果,因为被辐射污染的人无法生出健康的孩子。生活在此处瓦解,同时也暗示着苏联的解体,小说中的情节大部分源于历史事实,但又不可能对号入座,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俄罗斯小镇,但我们可能会感到与书中主人公同样的恐惧,向自己问同样的问题,体会到被指责为污秽、疯狂、癌症传染者的痛苦。这是一个极端的故事,但在人性的层面可以引起全人类的深思与共鸣。

成长与故事的结合

成长永远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文学永恒关注的主题,只不过作品中所涉及的年代和年龄段有所不同,因此也会呈现各种不同的境况和心态。2019年出版的意大利叙事文学作品当中,涉及成长题材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少年时期的成长,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或者是处于20-30岁惶惑年代的那代人的成长。不过,这两个年龄段中的成长都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存在与问题,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后者有时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属于第一类的包括前面提到的《黑色菠萝》,还有多米蒂拉·皮罗(Domitilla Piro)和弗兰切斯卡·布西(Francesca Bussi)创作的《贪吃肥球的日记》(Chilografia. Diario vorace di Palla)。前面的两部作品分别与人物生活的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紧密相连,第三部则单纯涉及一个小女孩从少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帕尔玛是一个在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父亲的缺失、母亲的自私,还有姐姐的漠不关心,构成了家庭成员之间无法逾越的墙,于是女孩开始用食物来填补自己的空虚。一个强壮的胃,一段艰难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始终在忍受过多的体重和对自己外表的自卑,没有人去理解和倾听她的诉说。大学毕业后,帕尔玛在工作之余迷上了生命模拟游戏,并创造出一个个名叫凯特的新身份,也就是一个和她完全不同的女孩:消瘦,厚脸皮,冲动而不假思索,而且是所有目光的焦点。有一天,帕尔玛在这个游戏的粉丝群里结识了Tato76。虽然帕尔玛身材肥胖,但男孩就是喜欢那些柔软的曲线,而且将一些门户网站介绍给帕尔玛。在那些网站上,一些绝对超重的女人受到尊敬和渴望,帕尔玛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心。撇开小说结尾处提供的救赎之路不谈,这个故事真实感人,反映了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所以很容易唤起年轻读者的共鸣。

而希莫娜·巴尔戴莉(Simona Baldelli)的小说《想象弄堂》(Vicolo dell'Immaginario)中的主人公克蕾莉亚则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曾经在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的一家制作旋转木马的工厂上班。她经历了意大利社会上世纪50年代末的巨变、1968年的学生及社会运动,而且预感到一个黑暗与冲突的时代即将到来。克蕾莉亚离开意大利到里斯本生活,并且把名字改成艾玛莉亚,她以看护一位沉迷于爱情幻想的女夫人为生,晚上还到一个小饭馆里工作,也就是著名的“想象弄堂”。她在那里遇到了

一群特别的青年群体:耳朵上总是带着石竹花的安东尼奥和他的大学同学,他们都热衷于文学和政治。女孩与大学生们一起等待河里的精灵,传说那些精灵会在深夜出来与活人见面,那时雾气会笼罩街道和房子。然后,他们回到饭馆里,共进晚餐和高谈阔论,诉说自己的恐惧与激情、悔恨与惋惜。相对于上一部作品,该书的主人公在年龄和阅历方面更加成熟,面临的问题涉及从青春到成年的过渡。作品在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氛中,描述了一个年龄,也是一个时代的渴望与迷失,将幻想与文学融入日常生活,既言之有物,又充满遐想,恰恰符合书中人物的年龄。

同样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乔纳森·巴齐(Jonathan Bazzi)的小说《发烧》(Febbre),它在2019年被意大利广播三台文学节目《华氏》评为年度最佳小说。这是一部讲述同性恋年轻人故事的自传体小说。31岁的乔纳森于2016年1月的一天开始连续发烧,后来才知道是得了艾滋病。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生活。小说开始追溯作者成长的故事,也就是在米兰郊区度过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那里充斥着吸毒者、工人、罪犯、从南方来做苦力家庭的,以及靠着社会救济生活的人。他们生活在低矮的房子里,讲着米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等各种方言混合而成的语言,没有人学习,很多人过早生下孩子,然后成为毒贩和小偷。生活在这个问题社会中的乔纳森有着与他人同样的命运:父母很早离世,他跟着外祖父母长大,不断地寻找个人的救赎,以便摆脱郊区为他预先设置的命运以及所有错误的东西。如此的生活经历,使得主人公的生活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个符号:HIV,而是对一个大城市郊区平民生活的写照,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控诉。从这个角度来讲,《发烧》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

乡土文学与故事的结合

意大利的乡土文学始终具有非凡的魅力。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借助描写那不勒斯两位女性从少年到成年时期友谊的四部曲获得广大读者青睐,该系列作品至今在意大利图书排行榜上长盛不衰。作品描述这对异性姐妹花的友谊和彼此迥异的一生,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那不勒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社会的变迁,从各种社会陋习与弊端,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再到人物在这个特殊历史与地理环境中的生存轨迹,特别是佛朗提成长为作家的历程,从而成为意大利社会发展的缩影。2019年,埃莱娜·费兰特又出版了新的作品《成年人的谎言生活》(La vita bugiarda degli adulti)。这部小说很有可能开启一部新的系列小说。故事发生在1991年至1995年的那不勒斯,主角是12岁的乔安娜。她偶然偷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乔安娜越长越像她一位丑陋的姑姑。作品仍然以那不勒斯这座城市作为背景,但更加深入到它的内脏当中,对各个阶层的生活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情节沿着女孩对姑姑的寻找不断展开,揭示出一系列成年人的谎言,以及两个截然不同的那不勒斯:一个是他们居住的富人区“沃梅洛区”,也就是戴着精致面具的“上那不勒斯”;另一个是维多利亚姑姑居住的那个贫苦、没有节制而又粗俗的“下那不勒斯”。乔安娜在上城和下城之间徘徊,却找不到她想要的答案和逃脱的出路。从对那不勒斯社会历史与风土人情的

描写与剖析上面,这个新的系列可能会成为前者的升级版。

侦探小说与故事

侦探小说是意大利叙事文学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之一,但其目的往往不是制造悬念,而是通过它们来展示和剖析各种社会现象和进行人性的挖掘,尤其是进入那些模糊的灰色地带,进而对善恶重新定义。与前面提到的国际化小说和成长小说一样,侦探小说同样涵盖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思考。

里米克·卡洛费利奥(Gianrico Carofiglio)的小说《非诺利奥的版本》(La versione di Fenoglio)是通过一位有经验的宪兵上士非诺利奥和24岁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展开的。年轻人正处于惶惑的年龄,于是非诺利奥将自己毕生的探案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在那些特立独行的探案方式中,朱利奥发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无论善与恶、事实与谎言,还是看待世界的标准,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这是一本隐藏在引人入胜的小说中的探案手册,也是一个真实而又危险的世界。其中逐渐显露出一个不完美的英雄形象,他的心愿与志向彼此相悖。就这样,小说对案件调查的描述,转而成为对于价值和道德方面的错误与疑问的思考。

侦探类型的小说经常会与各种黑社会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尤为突出。朱利奥·卡瓦里(Giulio Cavalli)的小说《屠杀》(Carnai)是以发生在一个小渔村里的怪现象展开的。这里的神父会去嫖娼,镇长的父亲也是镇长,地方电台用头发花白的主持人来温暖家庭主妇的心。3月的一天,乔瓦尼·文提米亚在岸边发现一具男尸,他浸泡在水里应该好几天了。随后,水中又出现了很多尸体,都是非洲人,尸体堆积在那里等待调查处理,线索却无从查找。小镇向罗马求援,但罗马的官员不紧不慢。小镇的做法是一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还要从中获利。这是一个肉体与金钱的噩梦。由此,作品中的主要焦点不再是追究犯罪的源头,而是它的原因和社会根源,对一个未来世界的预言和对一些可怕事实的警示: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老作家埃利·德·卢卡(Erri De Luca)的新作《不可能》(Impossibile)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哲理性思考:何为不可能?故事通过一个年轻的法官对一位杀人嫌疑犯的讯问展开,后者蹲过很多年监狱。一天,嫌疑犯在山里与一个40年前告发他的朋友(与政府合作的线人)“巧遇”,随后亲眼目睹朋友掉下山下摔死,并打电话叫救护车。一切都显得过于凑巧,因此法官断定嫌疑犯是凶手,但后者的叙述却表现出不可能的事其实经常出现,它仅仅是在发生之前才不可能。小说中还显示了这位嫌疑犯写给女友的7封书信,他叙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生活,情意绵绵。在他看来,与她的相遇和相恋同样显得不可能。

在这一类小说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意大利国宝级的推理小说作家安德烈亚·卡米莱里(Andrea Camilleri),他同时也是剧作家、戏剧家和导演,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卡米莱里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家,但影响最大的是以蒙塔巴诺警长为主任公的系列小说。1994年,他写下了该系列的第一本小说《水之形》(La forma dell'acqua),塑造了一个充满西西里特色、智勇双全的意大利探长形象,广受读者喜爱,以他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共计45部,并被翻拍成系列电视剧。2008年,卡米莱里凭借《阿玛利亚牧师之死》(La muerte de Amalia Sacerdote)获得RBA国际犯罪小说奖。2012年,卡米莱里的新作《陶工之地》(Il campo del vasaio)又获得了当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的国际匕首奖。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卡米莱里又出版了小说:《乡间小屋。三个回忆和一个故事》(La casina di campagna. Tre memorie e un racconto)、《K123》(K123),以及蒙塔巴诺警长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阿尔西翁的厨师》(Il cuoco dell'Alcyon)。

此外,他还在2019年完成了最后一部戏剧作品《该隐的自辩》(Autodifesa di Caino)。作家本来准备在2019年7月15日将该作搬上罗马卡拉卡拉的戏剧舞台,但不幸去世。作品讲述了第一位杀人凶手该隐的故事(该隐和亚伯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但该隐出于嫉妒杀死了兄弟)。剧中的该隐以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了对该事件的解释,而最终由观众决定是将他判罪,还是无罪释放。在人生的最后,这位毕生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留给读者的,是对善恶与对错的反思。

人生思考与故事的结合

文学不仅会反映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继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法再现。桑德罗·捷诺维西(Sandro Genovesi)的作品《蜂鸟》(Colibrì)属于后一种。

作家选择了一种普通而又特别的生物:蜂鸟。这种小鸟终生用尽全部力气拍打翅膀,只是为了停在原地,悬在空中。除了处于绝对静止以外,蜂鸟还可以用其它鸟类无法想象的速度向后飞行,也就是回溯过去。这种生存状态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何其相似:从幼年起,主人公就被母亲称作“蜂鸟”。因为身高严重低于同龄儿童,他服用一种以荷尔蒙为基础的药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神奇地长高了16厘米。如今,他又需要面对妻子的背叛和癌症的痛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需要像蜂鸟一样拼命拍打翅膀,才能维持目前的生活。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作家本人也患上了癌症,因此有着与主人公同样的痛苦。或许正是这种个人经历使他联想到蜂鸟,并且找到了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共性:虽身处逆境,却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且用尽所有能量保持原来的位置,也就是维系生命。小说在结构上由很多形式自由的间接引语构成,加之少量的对话和描叙。这是一本讲述爱情、痛苦,尤其是力量的书。从所有散落在世界上的爱情、所有浪费的时间,以及所有遭受的痛苦中获得力量。也是唯一不屈从于“痛苦的暴政”的方法。这就是作者想要通过蜂鸟的生存方式传递给我们的哲理。(作者系斯特雷加奖海外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